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生我之门

高建群
著

未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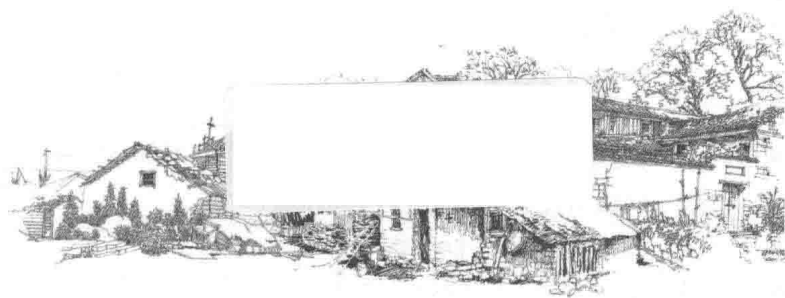
大作家牵手小读者

生我之门



高建群

著



未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作家牵手小读者：生我之门 / 高建群著.
—西安：未来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417-5781-5

I. ①大… II. ①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02145 号

生我之门 大作家牵手小读者

责任编辑 陆三强 高小雁

封面设计 许歌

技术监制 宇小玲

出版发行 未来出版社

地址：西安市丰庆路91号 邮编：71008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68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7-5781-5

定 价 25.00元

这本书出自一位具有崇高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家之手，是写给那些依然相信世界上有奇迹的人——哪怕世界上只剩下最后一个童心未泯的人，那就是给您的。

序

讲一串故事给你听

再过两天,就是我的六十一岁的生日了。每年生日的这一天,我都要送给母亲一个红包。感谢她生了我,感谢她为我的来到人世上,疼过一回。现在生孩子,条件好多了,往医院里一住,有专业的人员帮助。六十多年前的农村,生孩子是一件难事,所以老百姓有“人生人,怕死人”的说法。生孩子又好像很随意,大部分是在土炕上就生了。有些女人邈邈,甚至把孩子生在茅坑里,好在那时是旱茅坑。我是生在自家土炕上的。就是那种用土坯砌的,冬天可以烧热的土炕。记得,奶奶常说个谜语叫我猜:一头老牛没脖项,有多没少都驮上,说的就是这种土炕。我生在黄昏,用母亲的话说,就是天





麻糊黑，人喝汤的时候。用一把做衣服的剪刀，在青油灯的火苗上烤一烤，算是消毒，然后用这剪刀剪掉脐带，只听“哇”的一声哭声，这孩子就算出生了。人们说，母亲生我时，面无血色，脸色黄得像黄表纸，听到哭声，她欣慰地笑了，说：你把为娘可害苦了！唉，我又一个讨债鬼来了！

上面是我出生时的情况。而从现在开始，再过不到两个月，我的孙子或孙女就要出生了。他或她该生在羊年，是一个羊宝宝。说到这里，总让人有一种奇异的感觉，韭菜割过一茬又长一茬的感觉！

我对怀着我的孙子或孙女的这个准妈妈说，上帝造人用了六天时间，然后第七天休息，这就是一星期有七天的来由，也就是为什么人们用六天的时间工作，然后休息一天的原因。而你造人，怀胎十月，用了三百天的时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甚至比上帝还要伟大一些，受的苦难还要多一些。

他或她就要来到人世了。让我且在这里向生命致敬，为生命礼赞！这个致敬和礼赞包括给他，同时也包括给每一个曾经的我们。我常常对人说，我们所以还有理由活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上，就是为了他们。我们要让我们的后代幸福，要让他们不要有饥饿、寒冷和战争，要

让他们有尊严地体面地活着。我们这一代人行将老去，这场宴席将接待下一批食客，而他们就是下一场人生大宴的食客。

我给这个世界的，只是一些书本。它们是我的思想，我的立言。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写得很难，每一个字落到纸上，都吭哧吭哧半天。这些书、这些小说是我留给世界的遗嘱，或者说遗产呀！

有一天，当他或她生活中遇到困顿了，那么，有遗嘱和遗产在那里。院子的一个角落，有棵石榴树，你从石榴树下往下刨，三尺地表之下，会有一个黑陶罐，那罐子里有一些金元宝，它可以帮你度过饥谨，或度过难关——当遗嘱或遗产这个字眼出现在文章中的时候，我眼前有了上面这番情景。

不过我是一个穷人，一介书生，我没有黑陶罐或金元宝留给后世。但是我有思想，我的这些书就是我的表达，我留给人类的不动产。它甚至也许更加珍贵和重要一些，人因为思想而强大，因为思想而处变不惊，而百毒不侵，而练就金刚不坏之身，而“帝力于我何有哉”！

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里有那么一个情节，当一位满面沧桑的老江湖给一位涉世不深的年轻大学生讲述这世界的真相后，大学生泪流满面，他走到阳台上，注视





着城市的万家灯火，他感到自己的那一刻全身充满了力量，他对这个城市说：“巴黎，谁怕谁？现在，让我们来决斗一场吧！”

我希望我的书（包括这本书）也是这样子的，给你以思想的铠甲，令你面对世界时，泰然自若。

感谢未来出版社。他们将我的这些文字，编撰成这样一本书，让它开始自己长着腿行走。我一直有一个想法，等我行将告别文坛的时候，我要用一到三年的时间，为孩子们写三部小的长篇，就像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那样的书。

我的想法，是受了一位法国小说家，乔治·桑的影响，她晚年写了一部叫《比克多尔城堡》的小说，写一座城堡里的奇异故事。她在小说的开头说：亲爱的孙女呀，老祖母现在要给你讲故事了，我答应过你的，现在不抓紧讲就没有时间了。你们正处于幻想的年纪，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奇迹和魔法的年纪，那就讲一个被魔法诅咒过的古城堡的故事吧。

同样的话，一个叫卡里姆的苏联作家也说过，他那小说叫《漫长漫长的童年》。他开宗明义说，我的这部小说，是给那些依然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奇迹的人写的。哪怕这个世界上还有最后一个人童心未泯，那我这小说

就是给他写的。我要写我们村子那些人物,那些高贵又滑稽的人物,那些卑微的如草芥如蝼蚁却又自命不凡的人物。这些我的童年人物,他们大部分都已经过世了,因此我现在可以动笔写他们了。


我想我告别的时刻,就用这样三本小书来告别。那情景一定十分美妙,像是诗。那将是我的三次挥手告别。

我正直地活着,崇高地活着,淡泊地活着,卑微地活着。我用一生的长度,守着一个文化人的本分。如果让我重新出生一次,我愿意还是生在那个土炕上,由一个做童养媳的卑微的农妇带到这人世。如果让我重新选择职业,我仍然愿意选择写作者这个职业,它让我在在世的时候能响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它让我在死后这声音还能够在空中回响好一阵子。

读一读这本名曰《生我之门》的书吧!开卷有益,也许你会感到,世界正纷至沓来,而你的心智之花,正在被培育、被浇灌、被开放。而被感动的你,也许会说一句过头的话。这句话是这样说的,我的一生将分为两个阶段,即读这本书之前的阶段和读这本书之后的阶段。

法国印象派大师雷诺阿说,当我终于买得起上等的牛排的时候,我口中的牙齿已经所剩无几了。对于我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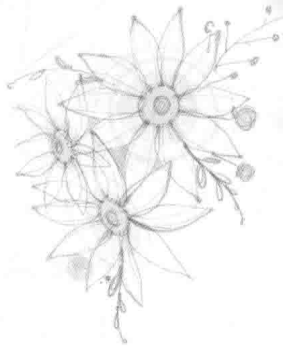


已来说,似乎也常有这种雷诺阿式的感慨。我六十岁刚过,就已经齿摇摇、发苍苍,两眼昏花了,长期的伏案劳作,极大地损伤了我的身体。写上面这些文字,就叫我费了很大的劲儿。然而,这是宿命,文化人的宿命。那么认命吧,乐观地接受生活所赐予你的一切。“我们是昨日的牛仔,过时的品种,偶尔流落在地球上的外星人!”这句话是电影《廊桥遗梦》中的一句著名的台词。它好像说的我们这些童心未泯、激情之火未熄的老家伙!

高建群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三日于西安

目录



父老乡亲

生我之门 / 3

每一条道路都引领流浪者回家 / 10

买一张火车票去看母亲 / 14

鸡命 / 22

父亲的故事 / 27

我如果不去,父亲的坟头会冷清 / 33

我的叔父 / 37

我的堂妹 / 40

我的儿子正在成长 / 43

我为什么比别人聪明 / 52



饥饿平原

第一次学费 / 67

我的饥饿记忆 / 73

洗澡 / 77

吃肉 / 84

我们村子那些照明的历史 / 90

答《中学生》杂志问 / 93

无聊读书

影响我人生的书 / 103

无聊才读书 / 107

有书真富贵 / 113

书籍于我 / 117

我的一些作品 / 122

音乐是人类至高的智慧 / 131



拒绝平庸

- 简单地活着 / 137
做人宜粗 / 139
幸福种种 / 142
拒绝平庸 / 145
我有铠甲十二副 / 149
期待 / 161
远山的树 / 164
挑食的孩子 / 166
余生只做三件事 / 168

感受西部

- 西安满地是故事 / 173
我爱大西北的每一棵树 / 175
沧海万斛,余仅取一粟足矣 / 183
感觉西安 / 199
过临潼山搜两件奇事 / 209
过泾阳搜三件奇事 / 212
阿房宫未央宫大明宫凭吊 / 215
感谢生活,它慷慨地给予了我这么多 / 221




父老乡亲



狄更斯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同意他的话,但是,我还是坚定不移地相信,明天会更美好。我爱这个国家。因为地底下埋着我的列祖列宗,年节期间,我能感到他们正在地底下,咧着大嘴吼秦腔,而大地之上,我的后人们还要在这里读书耕田,春种秋收。

大半生来我正直地活着,崇高地活着,淡泊地活着,卑微地活着,守着一个文化人的底线和本分。如果让我重新出生一次,我仍然愿意出生在关中农村的那个土炕上,由一位做过童养媳的、卑微的农妇带我出世;如果要让我重新选择一次职业,我仍然会选择一个写作者,活着的时候向这个世界发出响亮的声音,死后这声音仍会在空中回旋一阵子!



印度大文豪泰戈尔，正在为女儿举办婚礼。这时，门外走来一位喀布尔流浪汉，那流浪汉脸形瘦削，长胡子，头上蒙着头巾，长袍子，肩上搭着褡裢。流浪汉站在门口，为新人唱了一首祝福的歌，唱完后他流着泪说，我已经离开家乡十六年了，我有个女儿，和你的女儿一样大，如果她活着，也该到结婚的年龄了。泰戈尔听了，流下了眼泪，他把婚礼的费用，拿出一半，给这位流浪的喀布尔人作路费，让他回家与女儿团聚。事后，这位可尊的作家，虽然女儿的婚礼简陋了许多，但是全家人的心中都有一种温馨感！

我的绘画最初也是我母亲收集的，我母亲不识字，我一直有个想法，说要给她读书，我说人类这么多的好书你一本也没读过，我就从普希金开始给她读，先读到《驿站长》。后来也没有时间，我就说给你画张画贴在床头吧。母亲很高兴的，有时候晚上看一会儿绘画就睡着了。这样我也就抽时间绘画了。

我把途经的道路上的每一个人都当作我最亲的兄弟，我把道路上遇到的每一座坟墓无论是拱北无论是教包无论是玛扎，都当作我的祖先的坟墓。



生我之门

四十六年前，在渭河边的一农舍里，一个做过童养媳的女人生下了我。前几天，有人要给我算卦，问我的生辰八字，于是我打电话问母亲。母亲说，是麻糊黑的时候生的。电话中我还顺便问母亲，生我时这世界上有没有什么异象出现，比如孙猴出世时，正午睡的玉皇大帝突然间打几个冷战。母亲笑着说，没有！什么都没有！一个平常日子而已！她记忆中只有一件，那就是她疼了一回！

母亲是童养媳。当年黄河花园口决口，难民像蝗虫一样四散而逃。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常常说起逃难路上的事情。她说，在一些路口，常常架着一长溜大铁锅，铁锅里熬着被称为“舍饭”的玉米粥，这粥稀得可以照见



人影。每个逃难者只要伸出碗来，便可以得到一碗稀粥。她还说，在渭河渡口的一个地方，一个逃难的小姑娘饿极了，这时路边恰好有个人拿着一块馍，边吃边走。小姑娘见了，眼睛一亮，跑过去，一跳，抢过那块馍，然后扭头就跑。大人在后边追，眼看就要追上了，小女孩见路边有一摊牛粪，急中生智，将馍馍塞进了牛粪里，又用脚踩了两踩。大人走过来，蹲在牛粪跟前，瞅了一阵，叹口气，走了。女孩见大人走远了，从牛粪中刨出馍馍用袖子擦了擦，吃起来。苦命的母亲，讲这个故事时，眼睛里饱含着泪水。长期以来我一直疑心，那个逃荒路上的女孩子，正是后来我的母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也就是我出生不久那阵子，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在母亲身上。早年参加革命，当时在陕北一家报社担任领导的父亲，从城里寄回一纸休书，认为童养媳制度是封建的东西，自己作为一个公家人，要带头和这封建包办婚姻决裂。休书寄到高村，爷爷念罢，刚强的母亲这时候二话没说，抱起我，就回了河南。黄泛区的扶沟老家，母亲依旧是举目无亲，住过一些日子后，母亲突然觉得，她还应当回到高村来。于是抱着我，重返高村。

高村现在的老年人，还常常给我说起这事。说我